

# 40年,兰亭书会“抚今追昔”

本报绍兴讯 记者 俞越 从1981年4月30日向浙江省文联提交要求成立兰亭书会的报告,省文联于1981年7月批复同意成立兰亭书会,1982年5月23日,兰亭书会正式成立,到2022年,转眼已经40周年了。

7月12日,兰亭书会成立40周年纪念暨“抚今追昔”书法作品展开展仪式在绍兴兰亭书法博物馆举行。

中共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如兴,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守卫先后致辞,第五届兰亭书会会长王建华介绍兰亭书会40年来的情况。绍兴市文联副主席叶树明为兰亭书会成立倡议人代表汤兆基、陈茗屋、王琪森三位老先生颁发兰亭书会顾问的聘任证书。杨守卫、赵雁君、丁如兴、刘恒、叶树明、张军、毛学斌共同启动“抚今追昔”书法作品展。

此次“抚今追昔——兰亭书会40周年庆书法作品展”中,分为“老会员作品”“题贺作品”“会员作品”三个板块,广泛邀请国内外众多与兰亭书会有渊源的书法名家参展,共展出书法(篆刻)作品250件,珍贵文献3件。主要有80年代兰亭书会早期活动如“辛酉兰亭书会”“兰亭书会成立大会”“纪念王羲之撰写《兰亭序》1630周年大会”“1987中日兰亭书会”

留存作品及已故绍兴籍兰亭书会会员作品98件,名家题贺作品61件,兰亭书会会员及各地研究院代表作品91件。珍贵文献主要有“兰亭书会成立倡议书及二十名家签字”“兰亭书会成立大会会员签名本”“兰亭续集——右军作序后千六百卅年癸丑上巳全国各省市书家二百余人赓续集会留题”等。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让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兰亭书会,更多地了解兰亭书会为弘扬书法艺术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通过这些展品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兰亭精神,进一步扩大兰亭书会的社会影响力。

当天下午,“纪念兰亭书会成立四十周年茶话会暨兰亭书会墨兰书画院、稽山印社成立仪式”在咸亨酒店举办。据了解,兰亭书会在六届第二次会议中,决定在设立学术部、创作部、品牌建设部、教育普及部等内部专业机构的同时,成立“墨兰书画院、稽山印社、金石研究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四家直属机构,以期走出兰亭书会的独特发展之路,进一步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书画文化和兰亭精神,为助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书会力量。

在简短的成立仪式后,与会人员为兰亭书会今后的发展献计献策,畅所欲言。

# 甲骨文篆刻是林尔思想的芦苇

■本报记者 蔡树农



林尔甲骨文篆刻

上世纪初偶然发现的晚商殷墟甲骨文被看作成熟的文字系统,代表殷商时期的成熟文明,代表中国先民的智慧,随着几代学者的接力爬梳研究,“冷门”而不“绝学”俨然成为学界共识。2020年11月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将甲骨学研究纳入主要研究目标,标志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甲骨文书法篆刻的“动车”自然顺势喜气洋洋。

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新文艺群体委员会委员、南京印社副社长林尔能够在较为全面熟练掌握甲骨文本资料的前提下,二十多年来不计寒暑,焚膏继晷,以自己出色的能力在甲骨文书法篆刻创作领域打开了一所星光灿烂的乐园。特别是他对甲骨文篆刻“畅叙幽情”后崭露出来的“异彩纷呈”是当下印坛凤毛麟角的“绝唱”,秉承着作为苏州人的“吴门印派”穆如清风的基因,韩天衡、刘一闻、李刚田、徐建融、徐利明等都对他气息渊雅、瘦硬通神的作品击节赞叹、刮目相看。

民国时期广东番禺籍篆刻家简经纶(1888~1950)率先以甲骨文字入印,仿佛“古玺”格式,凝重高蹈、出神入化非同辈甲骨入印者可攀附。因为甲骨文入印存在文字少,没有参照物等难点,相当长一段时间无人“接应”,即便“接应”者多半也是偶一为之,不当主业。把甲骨文入印当主业者的当代不多几位篆刻家多数又欠缺对甲骨文篆刻的精准把控与表达,或失之野怪,或失之机械,或失之肤浅,或失之严谨,个别开初刻得很好,后面反而严重退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林尔十年磨剑,一跃而起,稳稳占据甲骨文篆刻高地的“新纪元”更加令人钦佩。他与甲骨文篆刻重镇、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不同的地方在于:刘江先生是从甲骨文之外讨手段,将许多金文、汉篆乃至魏碑笔法结构贯穿到甲骨文篆刻(书法)中去,主张厚朴与壮大。林尔则还是遵循甲骨文的“老套路”,在单一纯粹的甲骨文天地遨游,却依然焕发出契刻走刀的金石气,细腻和精美、文气和俊逸、规矩和节奏兼顾;相较前贤,加强了印面的空间感和意境的空灵感,清简劲挺之间,自得一方无尘无垢之格调。如果说林尔有“想法”,他的想法是尽量不破坏甲骨文原汁原味原生态,但可以点缀以现代性的温润如玉的“细细的”情趣韵致。凡吻合“细美”的刻划符号线条均允许进入“移植”“嫁接”的行列加以消化吸收,林尔心无旁骛的甲骨文篆刻情结的“专一”是给自己“重负”,这种“重负”下的挑战成功又给了林尔无穷的不疲软的力量与勇气。

甲骨文天生拥有图画装饰立体感,其造字笔划的横平竖直,复添加些许弧线——“觚不觚,觚哉”,甲骨文印化相对容易然难免寡淡。除了直接采纳最“近亲”的古玺章法,林尔注意到了甲骨文局部章法的“框取”亦不失“正法久住”,多字甲骨文的“叠罗汉”法堪称妙造。他的朱文甲骨无边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味在味外。他的一些细白文甲骨印章法别出心裁,流风回雪而太极无常。有筋骨骨的朱白文的和谐统一,林尔是逍遥自在打理,这与他同样高水平地挥洒甲骨文书法有巨大关联。至于林尔篆刻的用刀干净利索、举重若轻、单双翻飞是他吃饭的看家本领,刀的火候,玄乎其玄,对一个篆刻家而言,刀功不行,前功尽弃,“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再又,“我是梦中传彩笔”,林尔能画,他的印面隐约闪烁画面的灵犀,清代不少大篆刻家具擅丹青。曾经属于文学青年的甲骨文篆刻是林尔思想的芦苇,“印律”内容与形式只要有可能结合,他基本敏感地捕捉到了。

印迹红红,热浪滚滚。“溪间闲吟——林尔甲骨文篆刻展”7月12日在浙江青田档案馆开展。浙江省书协副主席兼篆刻专委会主任蔡毅、浙江书协副秘书长柳晓康以及徐足敏、陈苏民、汤叶勇、王封、张灵海、王仲平、薛伊伶、郑碎雄、陆健伟、蒋温祥等同道出席。

# “颜底魏面”的《章安杂说》

■戴家妙

赵之谦的书风,“颜底魏面”是他标志性的两大要素。而由“颜底”演变为“魏面”的时期,正是乞食东瓯、入京赶考这七八年时间里。因此,《章安杂说》稿本是研究这一转变的重要书迹。

中唐以后,颜真卿书法成为除“二王”书风之外的另一大宗。唐之韦纵、胡证、柳公权,五代之杨凝式,两宋之欧阳修、蔡襄、韩琦、苏轼、黄庭坚、米芾、蔡卞、张即之等,元之赵孟頫、鲜于枢、耶律楚材,明之李东阳、王宠、王铎、董其昌等,无不本于颜书而能自出新意者。历代书家习颜,大多如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言:“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蔡襄云: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人多爱其书。黄庭坚则赞叹:鲁公文昭武烈,与日月争光可也。颜真卿的浩然正气征服了千百年来无数的书家,后人无不将之奉为人品与书品最完美结合的典范。

其次,颜真卿的高超书艺,引得后世书家的顶礼膜拜,为百代之宗。苏轼《东坡题跋》中指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书在中唐以后流行之广,影响之大,无人能及。其中最被大家认可的就是颜真卿的书法含有篆籀之气,如同他的忠贞豪气,巍然独耀。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做了分析,认为“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理义,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得出的结论是“唐人书有神品、妙品、能品。神品三人:颜真卿、张长史、李阳冰”,颜居神品之首。

到了清代,尤其金石兴起、碑帖分流之后,这种篆籀之气,包涵了碑学与帖学的最大公约数而备受书家重视。碑派人物希望从颜真卿的篆籀之气中找到打通北朝书迹的任督二脉,而帖派人物则寄希望于习颜书来扩充气力、强壮体魄。阮元就认为“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加之,篆隶书的复兴,浑厚雄强书风占据主流,又有“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说法在百姓间的流行,颜书成为清代众多书家童蒙时期临习的不二之选,赵之谦也不例外。他在《章安杂

说》中就说自己“二十岁前,学《家庙碑》五百字”,可见赵之谦自小就开始习颜了,虽自称“无所得”,又云:“遍求古帖,皆涉一过,亦不得。后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若有所悟。偶作大字,笔势顿异,觉从前俗骨渐磨磨去。”殊不知黄庭坚纯用颜法,尤以海博物馆所藏之《华严经疏卷》为上。而黄庭坚的书法又受到南朝《瘞鹤铭》的影响,因此,《章安杂说》也关注《瘞鹤铭》,称是“仙迹”,“大书至此,乃入超妙地位”。这些观点在《章安杂说》的稿本墨迹书风中均有所体现,但也流露出了不囿旧法的决心和对六朝石刻的喜欢。

众所周知,浙江地处南方,罕见六朝碑版书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三十四岁之前赵之谦的足迹基本不出浙江范围。所以,写于瑞安守城期间的《章安杂说》,尚未能见到碑版的味道,初看上去,倒是非常接近《何绍基日记》。赵之谦对何绍基的态度,前后矛盾不一,值得玩味。同治初年,赵之谦写信给魏锡曾,提及“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两人在饭桌争论什么而致“无趣”,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书学之争不在书风而在对北碑书法的认识上,某些观点是不合的,甚至是对立的。赵之谦赴江西任职后,对这矛盾仍耿耿于怀。在给李应庚(梦樵)的信中,还说起“弟于书法,不从书入,又不能作骑墙之见,故为子贞先生所大恶。今阁下素服膺道州之教,而不弃鄙人,亦是天壤间仅见人物也”。“不从书入”当是指不从寻常入手,这与何绍基主张笔笔中锋可能出入较大。另一层解读则是赵之谦强调“书外功”,意即书法的神明变化当从书外求,反对何绍基那种临百通《张迁碑》的苦功夫。他曾为陈豪作一楷书八字联:“朗姿玉畅,远叶兰飞。”长款曰:“何道州书有天仙人之妙,余书不过着衣吃饭,凡夫而已。蓝洲仁兄学道州书,得其神似,复索余书,将无厌家鸡乎?”赵之谦把自己的书法定位为“对立面”,自谦的同时似乎有点“自卑”的痕迹。这是否是晚清碑帖之争所带来的“分裂”现象,尚有待考察。